九籥集

九籥集卷之八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張　輂載之甫校

書

與心洛曹侍御書

某年某月某日東吳賤士宋厶謹九頓首致書曹心洛相公執事澄不天少遭閔凶勿朋於父兄之訓落魄四方偃蹇萬狀然亦不可一世悻悻自以爲古人雖跡其生平十不一合顧自負不已毋一人有聞於世輙畧其富貴而以身與之衡度其人

不詭遇于彝倫不徼倖於功業雖身願爲之執鞭勿恤其是非亦不盡與人同而與人同其是者惟門下以爲無論當東事盈庭之日門下獨執其咎與千古諍臣相頡頏即今日之遇剝而不沒沒於復處困而不役役於亨全神養和以俟　皇上不測之恩威雖古從容就義之士亦何以加私心嘗恨不獲朝夕侍左右使得待罪執事即生奪萬戶之封瞑絕九京之欒猶將求之豈期不求而得之者乃在楙澄厮養之人而弑逆之賊哉此楙澄之所以煩惋不平而不得不以書對者也幸門下少

留意焉夫逆奴宋文者其父王深則先人之臧獲
也其妻阿滿則先慈之婢子也文受楙澄之恩如
父子報楙澄之德同梟獍始乘主母之病使其妻
行弒於舟既慮楙澄之知糾其黨爲賊于寓誘宋
信宋卿而舉事微命幾絕於扼喉賴宋慶留壽而
得生傷痕親驗於司寇情昭赤棘事載丹書及獄
成之日復痛罵楙澄於儔衆之中此司寇合曹之
所共見而天地鬼神之所不容者也何意巧肆笙
簧之舌致傾鍾鼓之聲遂得媒進於管城郵奸於
子墨不肖始而疑中且懼既則釋然曰吾知曹先

生之所以收之矣其憫之也三人之市虎也其信之也積毀之銷骨也無庸疑也無爲懼也雖然不宜則道不見愚請宜其道於書愚聞之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不炊今逆文弑主之名不特勝母也叛逆之號甚於朝歌也門下德軼曾參行陵墨翟而使文得畲毫吮墨以侍左右是令曾悔不入而墨恨不炊矣此又愚之所煩悗不平而不得不以書對者也傳曰狼子野心又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文之逆心則豺狼也文之族類則奴隷也以豺狼而寄之腹心以逆心而畀其族

類此子西之所以失之於白公叔孫之所以失之于豎牛也彼宵小之趨勢利猶猛獸之饞血肉豈顧忝哉此又愚之所煩惋不平而不得不以書對者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求奮也意文之掉尾於前搖唇於側佯信如尾生詐忠等程杵以從事惟謹者與門下旦夕出一言爲之匿其情使得寬其罪耳門下設憫其乞憐而爲之言則忠臣啓口釋主而奴是助非禮也君疑其情實而拒其請則小人難養緩用而急棄之非情也門下試度千鈞之弩果可爲鼷鼠發矢乎且諺曰

投鼠忌器夫名分者　國家之利器也當島夷請封之日門下奮身不顧爲　朝廷惜之家國一理何忍惜之於　國而壞之於家哉傳曰狐埋而狐滑之是以無成功此又愚之所煩悗不平而不得不以書對者也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又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故顏淵負攫甑之誣則尼父訕智曾參致投杼之惑則賢母忘慈彼逆文之變白爲黑鑿方成圜非止一　朝有同三至矣使澄隱忍而不言躊躕而勿論則顏氏將甘饕餮之辱以益宣聖之疑而子輿將受殺人之毀以張慈母之失

不惟讒人得肆其交亂卽門下亦何以成愷悌乎此又愚之所煩悗不平而不得不以書對者也語曰唯亂門之無過又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若逆文之不衷可謂亂人矣門下爲其寬而姑矜之則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弗庸亦何可以輕信爲其能書而姑用之乎則雀角徒能毀屋鼠牙適以穿衣又何可以善終況小人不可與作緣門下旣與之同患難則當與之共安樂一旦　天心悔悟門下復出而高議芸臺之上昔之俛首低眉者無不思庇在宇下以祈恩與澤於萬一門下將絶口

不言爭抑極口稱冤乎絕口不言是辜其仰望而滋其怨恨也小人且得操宿昔而仇之脣舌之中如極口爲之稱冤則數世之主不容把髮扼吭弑也一時左證之人不可轉與參也司寇之令甲備具挽日廻天又何可以頽廢也廷辱主人而無忌雖塞縉紳之口掩僉輿之耳勿之沒也鑊后土而戴皇天熟於無情善於奪理欺之避之幽明無所遯也茂澄身當其時必果足裂寇披肝瀝膽與文辨論於　朝堂名分未亡直道具在若明楙澄之不誣豈寬逆文之無赦真僞不兩立曲直不並陳

上自朝廷下自守執必有爲之揭日月於中天者門下亦何愛於文何讐於澄而忍冠履倒置玉石同糅使我至於此極哉吾固逆料門下之必不出此矣顧愚以爲與其絶之安樂之日不若絶之患難之時且閭能執筆而侍左右者亦不乏人又何必戀戀於一逆文使得沾沾藉口分布腹心颺言於外每一舉一動必以門下爲城社也夫以門下之楷式仁義天下之懷忠負志者求供門下之使令一日且不可得而猥令不忠不義之奴假虎威以肆鴟張是懷忠負志反不若弑主賊恩者矣

爲楙澄者何不幸幾死於奴隷復不幸踈遠於高
賢爲逆文者何幸旣幾弑主之誅復何幸而濫厠
高賢之側是用累牘連章苟不見諒於執事不難
刎頸以見志剖心以自明何也文之同類肩皮毛
於要津揮脂膏於不逞其人可數而知其事可按
而跡陽調黃鸝之舌以變亂是非陰張射工之毒
以巧肆賊害誓必欲扶逆文之生乘茂澄之間歸
則期殺澄於道途旅則期殺澄於早暮卽其主人
亦莫敢誰何而豈能保楙澄之首領一旦機發於
不虞患生於所忽生爲受辱之人死爲啣寃之鬼

雖欲冉天無辜期自鳴於門下之側尚可得乎此刃愚之所日夜煩惋不平而汲汲不得不以請者也伏願門下俯念楙澄秉彝好德之誠塞逆文反噬叵測之竇毋使復供筆札猶侍晨昏却襲玷於青蠅袪徵工於貝錦膚愬違而浸潤絶君子小人之耳相淆淄澠辨而涇渭分絨主背親之黨與潛散則庶乎主僕之分隳而復開否泰之位傾而復正矣不惟楙澄幸甚卽世道幸甚

啓

上劉侍御啓

竊聞黃雀高飛每戀楊家之寶篋烏衣南國常懷王氏之雕梁是則德以恩深恩因慚重况嶰陽半稿之竹非伶倫孰賞其音寒峬永枯之桐含龍蔞孰調其韻伏惟　相公臺下聳幹儀天挺豫章而森材霄漢峻基維地拓廬嶽而毓德山靈嬰年辨白馬於吳門弱冠對黃熊於晉國濆飛龍之秘菉則筆海生瀾蔚變豹之奇文賦詞峰爛綺初賜斗牛精氣分光桂苑之宮嗣膳雲鯉神翔競躍桃花之渡借光芒于七曜頓輕徑寸之珠華舒綸綍於五雲祇笑三年之玉葉龍劍侊陸離於國牒鳳毛

用昭晰其家聲姊則雪白氷清雲路蕭軺車之軌
軌繼馬霜明月靜天衢避驄馬之行行望切東山
名懸北極硯惟吳會晉號荆蠻每鑄劍而探九亦
桑間而濮上幸廻天運默簡　帝心於是擁熊蓋
而撫五湖握虎符而綏四郡仁烏景化對官樹以
鳴風夜燭凝清吐雕花而待月九農攸勗五敎惟
宣篋裏芙蓉練作稻花之雙穗賵之芍藥化成麥
秀之兩岐齊民不假於蒲鞭訓俗何煩於竹馬加
以氷壺澄澈照膽每挈其覆盆水鏡横空當機莫
逃於朗鑒而容物以量牧巳先恭小善不遺屢損

仲翔之東箭片言允錄隨酬平子之南金遂令莫聳裒紫於姑胥疑贈以珊瑚七尺伊婁漾碧於北固若浸以珠樹一叢展札飛神競夢景純之吞鳳濡毫鶩想爭思江令之生花雖內史之舊山韞玉實司空之識劍連城奕李成蹊杞梓儲用來如層城瓌寶借青鳥以啣將去若閟里秘文與赤鱗之吐却是以離筵方敞祖帳繞搴君子撫嘉樹而興悲小人歌甘棠而抆淚指客雲於歸旆感期傳說之霖候朔氣於征車競戴趙衰之日至若某毋某氏者霜閨清鏡指九地而絕舞於孤鸞雪鬢素心

望三湘而寄痕於班竹何期俯察遽錫弘褒對揚
玉之粟溫空慙抵鵲感夜珠之璀璨虛擬辭鮁遂
令白屋數璺毫翰忽飛風雨青雲雙字文漪百變
魚龍眄華岳之五千擘頌巨靈之掌沂黃河之九
萬疏後大禹之功夙暗懷輝剪翰思羽祈無私於
舜海果不泊之波濤憩積感於堯雲遂允拯其失
墜草菲菲而待結環燁燁以思啣馬齒有涯望昭
宮而噴玉蜩榆有控愧北冥之摶風豈謝家之偏
惠夫羊曇信王氏之貸恩於康伯第愁來攬鏡乏
崔琰之鬚眉楚極循形減鄭玄之腰腹昔作南都

賤子今成東海波臣持魚目以沽諸賈胡啞其不度挈豚蹄以祝歲髡叟笑其後求痛涸轍而乃復傷鈎悲殞瘡而仍遭挾彈囊中之穎敢望脫於平原山上之泉恐不利於東北有如東濕何異燃灰擬戴鼇而先登周麾既屏思焚舟而獨濟三敗逾羞灘溎春雲魚尾將頳於龍門之峻徘徊冬雪烏頭詎白於羽化之期榮失始圖事辜初願伏希皐陶擁彗風后揚箕扶皎日而掃浮氛布慶雲而灑甘露宵邪鼠竄象隼擊於秋霜明哲蒸旌儀龍行於春霈快沾金波之潤惠遍蒼黔忻逢玉燭之

詞澤流黑齒使貪生駒掇頼祝融而化爲乹餘矣
于篝曩藉陽侯而變成烏鰂但願海中僊果春風
護實於森株嶺上神芝曉露參功於梅鼎寒䏻珍
重偃息時和未䕶趨拜春庭不勝慄栗氷谷下情
無任感激攀援惶戀之至

約建侍御方公祖生祠啓

前件

蒙塩院方太公祖題　請事例北運每名免
沿途額税歲省七十餘金實錫東南無疆之惠我
輩身受其澤君嗣後更有留心於民間利弊如方
太公祖者受惠豈微北運哉將東南之民庶有瘳

乎顧　聖主之德意浩蕩難酬而籲天之仁聲涓埃靡報恩自古有功德於民者民類得尸而祝之若方太公祖者信可謂功德在民矣顧各郡祀之不若合郡祀之爲公今日祀之不若後日祀之爲久計五府同事人捐銀一兩便可得若干貲會齊淮安於常州同役中擇老成三四人任以擇地建祠之責地不期要津期於孔道祠不期壯麗期於美材碑不必別求記文使人疑爲溢美刻公祖之疏與戶部之覆　綸音之允足矣植碑之外稍有餘貲置田數畝招道人以司朝夕香火蓋在常州

爲北運往來之地後之蒞是役者或糾大衆而會祭或獨謁祠而致虔孰不動心曰是役之得以少蘇者秋毫皆太公祖力也則啣結之願今日得以少伸而蘋蘩之羞異日庶乎無斁矣或曰是永澤也更有待于後人且不畏多事之誚乎澄曰否否事難於倡議而恩激於驟施利弊無窮苟有陳後日之利弊則有後日之尸祝在後人之不能爲今日地猶今日之不能爲後日謀也倘指爲多事則省七十金之重費而靳一金之公舉諒非人情矣且以後之有功德於北運者附祀於中可也此啓

約建本府方公祖生祠啓

前件 蒙本府董漕方公祖條例每名北運省費四十兩計公祖却餽不下二千餘金矣雖古之不受一錢者亦奚以加而禁革所節復不預焉即今日之得先軍粮而渡江又孰非公祖之賜其茂之也甚非先民歌勿拜意矣顧欲頌德而末由君門既遠雖口碑之載道水鏡難憑然而泖水一泓不乏行潦之薦蕁絲千里聊將沼沚之毛擬寫德於丹青敢寄思於廟貌討同事約五十餘船人各捐貲三兩共推同事老成三四人以歛分任督建祠於本府

西倉橋之西此地舊建武安王廟久而無成今擬
於百五十金內取二十金助完之而附公祖之祠
於左夫以公祖之廉而附於武安之義庶幾亦無
忝乎碑文不必别祈刻公祖之約法足以彰美意
矣祠僅三楹務求質素以與永存倘有餘貲置田
數畝招道人以司二祠之香火歲久傾圮亦可無
累後人夫捐有限之餘貲酬無疆之大惠諒諸親
友必不以多事罪澄也若嗣後之往役將責以嗣
後之酬恩豈仰止而遽乏景行致報德而徒懷罔
極泝餘風之如在蔽芾垂陰覘余心之有懷雲霓

在望此啓

跋

舊泉州淳化帖後跋

此所爲舊泉州也當宋航海石與二王俱沉　國初泉州守見海中每夕浮光募崑崙探出之得石若干閩中好事復爲續貂遂足十卷今聞已入貴人宅中了不可得而嗣後肖起者雲仍更數十輩矣余嘗疑宣和搆變晉唐眞蹟暨三代金石之文委之虜酋不可勝數而何有於數石豈當時金人視爲滞貨未暇輦之燕中而建康議和已後宋嘗

制留守於汴此石遂得復還禁中耶若夫航海爲計巳窮而載與俱浮波浪彼其一[illegible]君臣盡殁非惟颶風作祟良由所載不訾故也嗟乎當太宗時旣招致膚敏作元龜御覽廣記文苑諸書矣而復令王著摸勒閣帖使英賢耗歲月於筆札而忘其羈縻不特一時帖然陰致二百年承平子墨力也其爲計奇矣然宋以文墨籠天下豪傑而造物亦以文墨愚其子孫自汴而杭自杭而閩自閩而海骨肉暌違山河失據而獨與數石周旋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其有宋之謂乎余往得之外氏經

十逾年每往來長安輒携之俱乙巳秋有僧乞修釋迦前殿顧探客囊如洗低回久之遂出帖作施此中玉石法眼具有定鑒余言惡足爲重輕第將携去時不能割愛漫題數語於後若歸賢主人亟爲偷去可也

贊

范大夫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臥薪嘗膽可謂憂矣嘗糞請臣可謂辱矣辱而不死以圖君榮身君既榮何敢居功五湖之泛以代死也君子人與不可及也

留侯

在心爲意在形爲氣意氣之交博浪之謂從乎隆
準有意無意附于赤松有氣無氣

祖士雅

知幾其神彷焉起舞盡歸何來歸於江左挾我
馬抗彼五胡中流擊楫赳赳武夫處仲之逆是以
晚乎天假之年桓桓尚父西塘一出亦云小補悼
彼王謝則莫我武

狄梁公

武氏之帝不可阻矣房陵之囚不可解矣與時偕

行而黙奪之遵養時晦而黙相之五龍之奮公或贊先韋氏之誅公或啓旃

郭汾陽

宇宙在手已不與焉富貴在身心不與焉發塚之對以篤周祐單騎之見王赫斯怒夫子之功是曰中興夫子之德幾於無名

李鄴侯

行之以儒本之於禪宵幻莫測雜乎神仙匪恍若爾時則使然出而白衣歸而黄冠建儲定國莫之或先父子兄弟善處其間千載之下所願執鞭

韓蘄王

問莫須有以遏內奸老西河上以控胡天檜之表逆夫焉有忌亮之緩寇老謀可對錦衣驄馬與子同仇夫人助鼓宛矣風流

于肅愍

土木漏師蕩我王章明明　二祖寔降厥祥爰用夫子底定彊埸　郕王之立以破敵計　景皇無後天之所廢道法自然無有攸遂甲矣奪門貪天之功勇略震主今古莫容

議

情迂不善交雖能酒而不得其趣惟雅好遊少年時有征瀚海涉西竺之便抱公車業且母在不果中年多病至不能登五嶽探江河之原今垂四十餘老將至矣遊亦不能如始願惟是讀書一事來往於懷幾三十年而卒未能遂則亦緣公車故夫余不能工制藝而娓娓不休徒以先人之遺言在苟目未青腕未顫尚冀于一逞以謝先人於九京乃數困於有司雖當他人不恃文之時而獨于余若以文爲衡豈造物固有以限之抑不孝之罪上

通於天天又不欲以是使得藉口于先人耶不然何小試則小困大試則大困也當小困而乞憐眞如挑淫之妓抑年踰不惑辱亦屢矣漸知耻矣夫辱先人之遺體以遵先人之遺言耻固不惜勍辱身而秖爲造物之所侮余亦有所耻而不爲即余先人在天之靈亦不能無遺羞焉况先慈嘗有潔身之訓父母一也請四十巳前從父而四十巳後從母重以兩兒云逝冢嗣乏人兢兢懼衰齡之不保矧丁未南還奢出處之宜愼于先嚴及明神咸有要言是以壬子之役義不復渡江盖不憂含沙

之擬我良由丈夫不能屢辱而息壤在彼且往返長途幾七千里水與魚蝦爭涉陸與牛馬攫先捐半載之生决三夕之命以祈憐于不可知之鬼神雖愚不辨菽麥恥不羞掉尾者亦俛首不屑為而謂鬚眉男子甘之然乎否歟徼天之衷壬子借一于南都不捷當僦數廛于金陵彙墳典誦讀其中窮群經諸史之奧及　國朝掌故與百家言曁周髀甘石稗官藝術之書以迄二氏更計今之作者日盛月新如春花秋月終無了期而皆足以供讀者之需抑作者之用勞而讀者之用逸但令天下

任其勞而我據其逸以終老於羣籍之中斯亦可以寡過矣然不于故鄉而之金陵者以生平不善交而金陵固濶大可無交而自晦其跡又有賢主人足與焚香煮茗共談空寂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余年踰四十而猶冀五十之畏畏可得乎自今請畏人而已不然至目眚手顫而欲讀古人之書可復得哉又余先人之所不忍也乃予重有感焉今棄人而盡若棄予之公也果良有司矣今廢人而盡若余之不爽也亦可謂天道有知矣今自暴而盡若余之自決也信

不可與言矣

辯

辯文章五聲

昔余友人陸大行楊宮諭嘗讀余所爲文輒語人曰他年綠綟人也是人以閒之余余獨曰否余嘗以客終或曰子何以知其然曰貴人之詞多宮聲而余詞多羽故清商清徵之詞爲優爲賈爲富人而君臣則屬之宮聲羽詞多客而藝工農圃毋諧角調六經之文章宮也韓柳歐蘇亦然近世館閣咸宮之遺也鄒陽之文枚叟之詩悲羽音也不特

荆卿也或曰何以謂之羽曰君不聞鳥獸之音乎獸之聲多宫而禽多羽以獸能爲主而禽善容也就禽別之雞處而燕翔故雞屬宫而燕屬羽燕羽之爲聲其思窘其辭迫關山悽愴之象非遊子不能領畧之彼絳節黃旛之夫雖老于行亦能以宫而文其羽况高議芸臺之上乎或曰然則居養相移孟氏殆欺人哉彼非欺也有宫以招其將來之貴有羽以徵其未然之賤造物限之弗能奪也拾遺老于西川始未嘗宫而終亦弗離羽也上智之不移也供奉喧于金馬而寂于夜郎其居養之變

乎然而羽較多也黨于羽者也必以羽終者也昌黎羽于始而終于宫其亦有移之者乎余將終負兩君乎意有物限之也或不負之也其必有移之乎

原

原三界

上帝人皇及閻羅天子皆聖人立名以制人之妄念耳妄念一熾雖上帝且失其權觀夫霜嚴暑月戈援斜陽人發殺機而天地反覆剎那一念而地獄立開三界之主權果安在哉惟妄念不得實見

諸行于是乎著書以洩其不平歌詩以寫其遺憾降而至于吳歌又降而爲唐宋之詞調金元之九宮其辭彌褻其意彌宣而大塊之噫氣爲之一舒不舒而天地之和始乖致雨暘愆伏霜霰雹霾咸越故常卒釀古今之大變暨于昆虫草木皆受其餘殃此雖堯舜不能無病况後世之紛挐耶然則行文遣調真足以舒宇宙之抑欝其權直佐天人幽冥之所不及厥功大矣不特文詞也里人之相誶也各伸其欲吐稍弱而不勝則慟哭悲啼以洩之洩之而終無以自白卒斷頸揕胷以死化虎變

蝮比比有之而況于勇夫志士真有上暨風輪下及阿鼻皆其感激之所造固未易更僕數也嗟乎古今感激之事多矣吾焉知夫毒虫猛獸之噬齧非忠臣孝子斬衣背坐之精靈乎淫詞艷曲非正言格論乎上帝人皇閻羅天子非妄念之幻泡影乎吾又焉知夫異類衆生無敎倫尚行若聖賢之不愧者乎如有禪那僊吏掃盡人間之妄念則雖上帝可破除休也而況于人皇也乎哉彼地獄且一空矣於閻羅何有哉

九籥集卷之九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施繼先兆開甫校

祭文

祭王逸季文

余與足下歳時同也無子同也多病同也足下之憂入果位與不肖之受藥金仙則又同於丙申之冬冬也乃足下居然無相而不肖滯於有形則可吊在不肖而可羡在足下又奚以悲爲彼俗猶以爲悲者特以有形者之爲樂耳不知無形以前無乎

有而無乎不有自天地賢聖以及草木昆蟲莫非我也莫嫡我也及我有形形不如天地之廣被也又不能如賢聖之忘形也婗婗於形役反不若昆蟲草木之無明也意役我焉物又役我之意焉好之不得留惡之不得去身老於好惡而好惡亦老於境情雖偕籛佺而壽之羲皇而聖之亦何貴歷年之多而用物之弘乎是以尼宣之生曾不若顏氏之死何也尼宣有形以自異於天地天地且得而役之彼嘈焉彼笑焉彼掩袂而涕焉欷歔於君子小人之交亦甚勞矣勞思止矣故曰朝聞道夕

然可矣然則凡我有生無不悉歸於道而況聞乎道者乎彼不知陰陽之合離而貪形以生楚毒者烏足與言然之可哉若余與足下則可以言然矣飲酒食肉而摛文睥睨人欲將十五年矣去固不留來亦無意而當境若逝也其於世也來往無心又何有哀樂哉虛者歸之虛濁者歸之濁我無與焉并其我者而歸之烏有焉雖曰然之可矣吾身可去可留則大夫人猶天地也伯仲猶日月也眷屬猶星辰也有常所矣無庸情矣豈有然人而悲愉天地之短長哉我兩人之有情猶若是也則不

肖之死亦已晚矣豈足下之死而猶足悲乎敢藉生芻爲足下賀其然之乎然然則尚彷彿而照余是惟尚嚮

祭舅氏

嗚呼舅氏之亡於今十年矣余小子奔走四方不獲克塟今克塟矣無中表兄弟燕翼之憂遺行之可議窅然聽未亡人之復歸於土而已嗟乎未塟也魂飄飄焉猶或顧魄之寒暑而時往來焉塟則化而雖者與夫逝而無不之者兩無所矣彼其曰妄與業猶夫聲之絶響於風而不返也而況於眷

厲也乎哉使魂而感别庶幾隨牲酒而降臨以竭有生之情乎嗚呼尚饗

祭叔父憲卿公文

嘗聞養内養外之説於莊生矣養其内而傷其外備於外而傷其内養烏何可恃哉不以養之可恃而無役我志焉志無弗適矣以適養其志則死生我往返耳窮達我夢寐耳賢愚我電影耳何足膺我適哉釋氏之五戒孔氏之五倫道家之五賊械吾境而梏我志又何可以言適也彼特爲下學言耳琴張之狂原壤之放夫子取之次於中行遊於

方外繼顏氏而興思葢三致意焉而中規矩引繩墨者曾不獲與則孔氏之五倫亶以治夫外境而已道不止於倫也叔父華年膺薦落魄仕津有夜郎之寃而勿爲悲有柴桑之高而弗爲樂衆之所是道或有非叔父忘之人之所非道或有是叔父忘之老于行而不悔率其性而不回不以賢愚之名而生趨避不以窮達之境而生悔尤不以死生之幻而生恐怖其殆倫戒之所不能拘而浸淫於琴張慧可之流者乎所謂或是或非人莫能識一從一横惟志之適而五行之所不能賊者耶然則

柱史之西入流沙而不顧其叔父之遠放也慈嶺西還而遺隻履其叔父之東歸也尼宣之入趙而抵河遊楚而厄陳蔡其叔父之循流天下也巴弗養焉人弗養焉而天養其内外焉遊則有山川以娛之風波險阻以警之珠玉綺繡以爲其文章若出絲竹而奏之有昆仲爲之後而終於寢簀以歸於窀穸而祖宗之蹕我一二三叔父暨我先人實有羡焉亦莫與比夫適志焉豈叔父之所能爲哉天也假令遊於方内養内而傷外養外而傷内如莊生所言未必正寢如今日也豈非天哉昔晉之

季而有爲達人之言曰人生貴適志耳其叔父所與遊九京者乎

祭高元錫太史

不孝澄之以詞賦受知於先生葢甫束髮也又十年而以文章受知於先生不二年遊京師乃獲交先生始悉先生行誼私心竊喜爲國家柱石慶又不意華亭宗平津之陰忌而有休休如元徵先生闞其陋高先生淪其靡是崑山之玉可抵由拳之市可沉美哉泱泱乎表東海者其兩先生乎夫余之文賦渺焉未獲筏也即文賦之裨國家猶巵當

之鳴躍未一籟也而先生不遺好之并其人忘之若砌焉若礪焉使澄得竭其輿之所至是先生於文賦有大造焉澄其一也推之他人人盡澄也自文賦而道術政事同此好也假令位稱其德操此好以延攬天下之英雄與之高議芸臺之上則廟堂之德禮樂之風將日盛月新雖唐虞且不足幾而何有於漢唐哉昔虞廷之詢芻蕘也固非一人微周公之吐握也寔僚召伯今先生亡矣吾不知金馬石渠之中尚有如先生之好善者能輔元徵先生於將來乎如其有焉則國家之禮樂猶有與

也雖有人乎然先生之歿孰非人亡之一大痛哉澄小人也旣沐先生文章之好有知遇之痛復因文章而爲天下之抱道術蘊政事未獲當先生燮理之好者抱深痛焉先生之靈必無私好尚髣髴其來饗

祭唐宗伯文

嗟乎天下之人倫道喪至於今極矣然孰有如吾鄉之日瀰而不返者乎所以然者其土居吳越之下流淪濡於大海而又無高山峻嶺以捍制之民之習於風波搖盪使然也苟非人傑力起而振其

類魚蝦之與徒而鼉蟈之爲伍寧有類耶吾求其
人而不少槪見則先生其一矣先生自爲諸生已
操人倫之鑒正已率物爲斯民先迨射策獲甲第
無改於初幾二十年如祥麟在囿獅象藉以成仁
即有饑犬妖狐亦僅據竇吞涎莫敢顯肆其貪婪
里之君子爭崇恥而誇修小人之獲偕雞而起侶
烏而息者皆先生力也豈期一旦晏見賓客不獲
厝天下於衽席如吾里焉則先生之亡不幸豈特
吾黨哉雖然先生立　朝則參羽翼於黃鵠掄才
則儲梓杞於郢斤嫉惡則斥閹人於兩觀使天下

萬世想見其風裁與古之抱設施而未竟者同悼喪焉亦庶乎可以無憾矣况濟濟令嗣參差玉樹將競敷榮於天衢又何志之不可繼而善之不能述耶彼饞犬妖狐今雖跳梁縱尾思盡其伎倆於父母朋儕然抱龍鳳之德於吾里者猶有其人必能體先生敦倫軌物之志以抑其邪心豈其坐視而莫敢誰何哉則先生不特可以無憾庶幾藉以瞑目矣椒澄之生也晚且雲泥異途濩落無狀先生獨識之驪黃牝牡之外賞其文而與其人爲之伸先慈之微節爲之託友人之會殆至有同姓佐

蜮含沙告三至而先生不爲投杼血指小人之名氏見其肺肝若秦鏡然遺音猶載於友人之耳昔謝公之於羊曇第以風流相賞而卒深西州之痛豈楙澄受國士之知而可自同於衆人乎嗚呼先生之不朽具在百行然澄三受先生之德而永錫我人倫者再故尤深人倫之痛以致知巳之感云嗚呼尚饗

祭　武安王文

昔吾父叔然以明經舉於鄉因計偕亡於燕京演象所之右廡廡侍　大王行宮之側父耻名之無

成䰟不與柩俱還每憑人示靈祈宣勿已向非
大王憫其無依吾父豈獲棲息於廊廡之間今澄
不忍將奉主以招吾父之䰟敢昭告於　大王君
吾父辱收宇下或持筆札以備書記或承言笑以
參幕賔是依日月之光以昭忠義於無疆也敢不
惟命倘憫澄之請使父䰟依於主朝夕詔澄之蠢
愚俾繼先志以洗三敗之羞是澄父子皆拜大賜
以永終譽也異日敢不夙夜劍戟於幽明豈有岐
志伏惟尚饗

燕中祭　先府君文

嗚呼昔吾父之來燕中也澄甫八齡耳有我母在
情然不知失怙也牽衣慟哭成永別之兆焉孰知
鵠首之北而不南自此日也不五年而吾妹亡又
十年而姊逝矣不二十年而兄澂與母又相繼殁
矣他若伯母吳孺人叔父安遠君皆期親也咸歸
於土矣存亡之槩吾父亦聞之乎澄娶於巳亥新
婦楊氏當庚寅之歲生子虎兒婦因産而亡亡六
年而虎兒殤壬辰繼室於吳之施氏生女阿實今
七周矣遭家不造流離四方故業半銷文戰輙北
死而復生儒而皈釋此某形跡之槩也吾父亦聞

之乎當辛巳之冬兄濙塟父於故鄉馬淒之陽堪輿指爲絶地及兄濙亡於戊戌澄遷父柩而殯諸王父之昭位兄濙寔侍穆焉此骨肉之槩吾父亦聞之乎昔吾父負英雄之槩賫志以歿旅魂依依不與旒旐同返豈耻焚舟之無成耶不然何英靈赫奕燕中迄今不爽而家庭大故反無所昭示於旦夕也今澄旅于京師刷耻之志雖屢蹶彌衰自分此生必有礧落奇偉之事以吾不朽吾父其歸魂於主幽明相濟以俟澄之到時而刷耻焉庶幾無愧於淮陰會稽使鄉黨爭羡則吾父有生之不平

一朝可以盡釋將陰陽爲之舒和日月爲之增朗山川爲之解氛矣豈非存亡一大快哉用敢以牲醴請某小子不勝主臣嗚呼尚饗

南還奉　先府君神主登舟祭文

夫人之出處人能謀之而天寔操之其機可得而窺其權莫之或攘也是以古之聖賢非不急於濟時而未始與天爲衡此豈孔孟之智術反出儀秦下哉盖知我身之出處關氣運之盛衰使天未欲平治天下而顧孜孜求用不已是亦不知命之儀秦耳又何以稱孔孟也然儀秦之猶取功名亦不

過儌倖一時如獼猴狐狸夜發人之蓋藏偶得脂膏饕飧飽腹復挈啤餘以厭飫同類其不爲機穽所傷陷者幾希矣吾因是而知古今權謀之士幸而得功名者十無一二也噫吁哉出處之不講也久矣吾於淮陰取其西蜀之亡走焉於武侯取其畧景升焉於景略取其不就桓司馬焉此數君子者皆有知耻自好之心寧令吾身終於不遇毋寧辱吾身以殉功名雖究其終所造各異然就一時之自好信無愧於知命者矣嗟乎古今之不遇孰有如我　大人者哉抱濟世之資持經術以儔一

第慶上春官不得至偃蹇就一官復以直言忤時相遂抑鬱客死其授愚兄弟以經藝也以不第不瞑為誓而兄濙蚤世某碌碌人間幾二十年丁酉力疾就文戰不俟敗北先謝引於選司白君而歸白君詫其事畀引友人使貽於澄雖因循受之然已絕意人間矣會兄濙初逝遭家多難遂挈妻孥而北致母氏之亡不獲視含殮是天怒其為馮婦而降之大禍也澄所以靦顏猶為人者以嗣子未生及　大人遺言之在耳且不忍母在而出母亡而處是以有癸卯之役復客燕中幾五年矣於公

車也則再斥於奇績也則無會而久客貴　大人
之產業幾半兼以五年之中凡三嘔血所謂臣精
盡銷亡矣豈可復靦顏與遇於世況先慈之骨未
殯澄敢捐軀以抗鬼神使鬼神笑余父子知有人
爵而不知有天命哉用是決意南歸擬於是月十
五奉　主登舟夫　大人身亡於北而魂不與魄
俱南尚有與於澄之孤注也今澄既因病而歸矣
又何忍留南　大人之主以失歲時蒸嘗之禮此
又澄之反覆思惟而始自堅決者也嗟乎多病而
不歸是燕京之地將吾父亡於是而吾身又斃於

是也幸病之差而逡巡燕中儌倖於巳酉之捷是
庚子爲馮婦而巳酉且爲馮婦所笑也澄雖上不
能步武孔孟下不能比轍淮陰然亦豈止輕生以
賈馮婦之笑哉苟獲儌天之衷南還無恙巳酉將
濟河焚舟背城一戰戰而捷　大人寔有榮焉如
其不捷澄必推橦息機潔身而隱不能效碌碌者
蘊而復上矣抑有說焉古之君子無論出處學主
於立心而功臻於位育故雖不出戶庭自足以權
衡天地今之君子其處者吾不敢窺矣獨怪夫出
者幸而儻一第則求田問舍不休其任達自許則

持梁刺肥或以文酒傲人即當今所稱豪傑幸逢
聖明之世能慷慨任一事建一言萬或一有之求
其自好自愛以出處自重毫無愧於衾影果何人
哉若夫恃爵祿之崇榮智術之機巧而動以聖賢
轍跡為已之楯甲乃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非吾
之所謂無愧者也試令　大人與澄逢時而出豈
僅碌碌如此耶由此觀之則澄今日之處未必非
天有意扼之也又何敢與天為衡哉嗚呼沐猴而
竊廁衣冠黃口而横陳胷臆儀秦廝養之所不屑
也而謂澄羨之乎異日無已而出將拜數君子之

下風矣　大人而聞斯言謂澄有異於人乎如以
爲有異則神靈必含笑而饗且速依主而歸矣伏
惟尚饗

祭女奴墮水文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初五日主父華亭宋楙澄自
燕京携家南歸舟行衛河當油坊夏店之閒土人
稱爲上口於時湍水北流猛風南駛有家奴留壽
妻露桃走船舷之右墮水不起澄暨主毋不勝悲
痛聊備三牲盃酒揮涕赴流願我大神命下執事
付魂食之無令爲異物所奪澄特使留壽候屍河

側以三日爲期伏冀遥賜見形少慰人倫之誼嗚呼或被神收乞侍龍女若償夙寃急皈法侶念彼觀音爲功德主轉女作男驟於風雨新月高懸兩心如許悲此别離君降北渚澄不勝哀悼之至尚饗

黄河祭亡奴文

孤淹息在外幾二十年矣邇以多病南歸道經汝墮水之處聊備壺漿雞黍薄祭汝魂汝已附享於吾户　祖宗之廟二女我皆食之汝可無餒鬼之憂矣往年聞之河巫汝操篙管而俟　龍神之舟孤

憊於遊困於病猶未能忘情於功名汝何不請之
大王使孤聞曲終人不見之句乎汝其有知庶臨
風而來饗

渡黄河祭　金龍大王文

楙溶東長之二年即乞靈於　大王渡河而北嗣
是之往來或水或陸其暨於令役不下十餘矣當
其鼓舞而北也妄心無量而　大王之下吏先揶
揄之及吾翅而歸顰眉愁嘆與河中之怨鬼陳究
訴拂栩高下於燐光燒影之間雖胡笳燕筑不足
以喻其悲而　大王畧我如鴈影之落蘆汀焉此

豈　大王之威靈獨遺蛾蠓哉寔澄之精誠非薄不足以式鍾鼓也今多病而歸適遭水溢波迷象聠率妻孥聽陽侯之喜怒幾兩月焉破楫成鈎羣形爲餌壯者跼蹐比於羊豕黄口啾啾下同饑晉朝夕垂首於衝風之中而不得與任公共灼鼇骨則澄之凡庸視人間之疥癩何異而敢與乘時之役販較利鈍哉然而不死者豈不足殺耶抑　天命耶澄不能知而敢歸恩於　大王用是抵淮陰之日以牲血薦昔賈長沙洛陽少年射策干主觸灌絳之忌下傅庸藩其辭遂與屈大夫爭怨韓昌

蔡中年不遇至美榮輝於籠禽澄於兩先生雖無能爲役然少年愳逞其不羈自謂差足齊驅而二十年來四海之內既不我知又不我㚈其窮極矣是以每對　明神辭多忿激　大王幸勿憎其悖而罪之且請自今已往與　大王之下執事盟若澄無事復渡此河幸必　命捉風見殺之使見殺於風波而得侍　大王之左右當爲　天子殺潞事之不忠者夫二十年之間誰壅山川之血脉孰傷天地之元和伏蒲之髯迎霜於鷄戟覆餗之鼎餞日於狙圉此其人之面目與其死之形骸皆不

能越河而渡也柰何不以盃水封其喉沉其骨令之至今把姬妾之乳而問鷄舌猾狐兎之瓜而詿烏嚢哉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追之此其時矣夫殺人而上足佐　天子之刑威下足布萬民之福澤此澄之所以望秋水介河泊而以一得獻也伏惟　尚饗

祭　先考方林府君及　先妣張太孺人文

嗚呼我父與我毋别於今上丙子之冬暨於今日越三十有二年矣自别已來家庭之事有悲而無喜有妖孽而無禎祥爲鄉黨之所啞笑而澄不能

以一身挽回之此皆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故爲降之大罰以貽兩先人羞今也徼天之衷魂合於宗廟魄合於兆域離而復合人情有轉悲成喜之意焉則兩先人之精靈踴躍可想像矣嗟乎澄之事親有甚大於兩先人之離合哉自兩先人之合而棘澄之身始可委之人間矣聖賢豪傑惟心所造但恐日暮途遠不免近豪傑而遠聖賢令兩先人有遺憾耳嗚呼當今天下之事其機孰不在人心哉第身有後顧之憂則跼蹐而不前討今而往澄有進無退之時也功名事業豈肯落王景畧輩後耶

猶將挈身心性情歸之聖賢之域爲天地致中和之作用以酬兩先人相合之恩豈甘與草木同腐耶幸無以今日之式微爲耻也兩先人而聽斯言有不懽忻踴躍於窀穸者乎昔朱邪氏語亞子曰二十年後兒能代我戰於此地乎及亞子戰勝於三垂之岡慨然流涕曰此先王置酒處也異日凱旋而歌我將視今日之合更顯然可思矣斯時而兩先人之與輿情其鼓舞寧有既耶伏惟尚饗

又

我父母之塟越三晨矣當未至兆域也先一日則

雨師爲政迄既至也則風伯陳師乃在道則霽月
皎焉臨壑則白日昭焉此親友之所咤爲最奇者
也而澄以爲皆我父母盛德之所至何也如日則
日照之如月則月象之此豈人之所能哉規我父
毋之德則誠無愧於日月矣如日而陰其德如月
而陽其明不猶日月之交輝乎氣至而三光隨之
又何異也不然有先事之雨莅事之風在豈澄不
肖之所能挽回哉抑聞之易曰風從虎傳曰大人
虎變未葬與既壑之俱風也變之此其時矣澄也
敢不自勉乎伏惟尚饗

祭　先祖母唐孺人文

自先王父遭家之不造播遷無所是鬼神將欲大泯吾嗣也匪我祖母以死守之尺土寸椽寧有全乎雖然此以家業論也若夫訓世父吾父晝夜丸熊使無愧於聖賢豪傑之儔則孟母不得專美於前而況其下乎至今宗族父老稱述祖母之懿行凜凜猶有生氣則公論之在人心雖千古恒如在也豈以地之吉凶爲不朽乎然自大塟已來四十餘年遭大喪者五殤者三而之司家難尤爲可畏謀於父行則以祖母之居東北[illegible]人之塟西南相

去各數丈於法不合不合則宜遷詢之青囊家言則云龍之玄爲僞而戌乾爲真夫戌乾之氣曾楊之所痛恨於庸師者也澄煢煢焉在疚欲仍則不能安其危欲合則戌乾可畏欲幷遷王父之柩則扼於次房之吉凶進退惟谷偶得一地於舊塋之北世父及縉紳先生咸云獨遷祖毋於禮無違且合葬非古也乃敢啓祖毋之柩瘞於新塋焉昔白沙先生之子遷瘞先生君子議其非以爲聖賢五行之所不能拘何有於吉凶乃澄以乏嗣之故明知而明犯之是得罪於聖賢也且先父之經營也

毀父已成之蹟以希不可知之福是得罪於吾父也致祖母終不得同王父之穴是得罪於祖母也遷祖母而不遷王父是得罪於王父也犯四大罪而決意於遷遷信澄之不孝窮古極今矣雖然深塋之有水虞也乏嗣之將泯宗祧也是亦祖母在天之靈朝夕欲獻於九京者若夫扼於時勢而不得與王父同穴則千古無窮之恨又豈子孫所忍明張之筆札哉惟有伏地悲號稱死罪而已澄小子不勝哀痛迫切之至臨喪不能爲文伏惟尚饗

祭　武安王文 務龍

江南之人依水而居失之則五穀不登衣食無資此大王所默照而不忍於萬姓者也乃春申浦之南有巨漕者載在郡籍其紆回縈曲幾二十里溉田數十萬頃最稱駃流不意庚子以來闊將七尺澄雖不省不忍名流漸成平陸飲食起居不能忘情凡可以復河之舊雖摩頂至踵亦所不辭然其壅也人心莫能測則其濬也又豈人謀所能盡乎痛心疾首無所控告伏惟大王之仁秉佐造化以資生回天之力不乞靈於大王將焉往乎況河之滸大王之行宮在焉此又斯民之朝夕昂首而與

文螭之迅激者也大王縱不鑒澄之微誠寧不爲
一方生靈計乎請自今巳往大王主之在上使澄
犬馬之力克有成功無作神羞澄雖死且不朽夫
德無大小斬蚩尤於鹽澤而澤半天下大王甚盛
德也今疏故流於一隅又孰非大王無疆之德乎
先主有言不以善小而不爲言及於先主大王之
所赫然斯怒投袂而起者也其威靈又豈澄所能
測哉嗟乎丈夫熱血得志則灑之朝廷失志則灑
之草野其精靈感與三辰垂光於宇宙顧用之何
如耳豈以事之大小分優劣哉若以澄爲不肖乞

斬澄而通斯流可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斯民之枯槁將不日矣又豈特區區一方乎幸大王亟留意焉敢九頓以請伏惟尚饗

祭　武安王文河疏告成

自巨漕之淤於濁流也澄邀　大王之靈設二鐵龍以務之乘潮往來不期年而里中相傳水深於昔約三尺餘是雖大水淘瀹之功然非　大王之神力曷克有濟功成之日有魚躍入舟中澄敬烹以祭今期年矣敢告成於　大王特修牲血以享從者惟　大王憫其無私使斯流更濬於今澄亦

不敢有懈於衷第守　祠之人不閑澄　訓妄冀
佛果繁稱　諸菩薩名號乃澄亦不虔遂許之可
致　大王之左右不寧啓處爰有盜器之警澄與
奴痛自悔悟亟行禁止惟　大王憫其蠢愚　照
臨之赫視昔有加則澄亦且不朽敢九頓以請伏
惟　尚饗

侑酒四將歌附後
沂春濤兮洶以清霈春膏兮五穀生蘋蘩薦兮侑
旨酒人民恊兮和且平
雲御電兮雨激雷聽靈旗兮頻下來白爲龍兮赤

爲兎兩岸崩兮葑草頹

鞭怒潮兮策文霓淪淤壅兮兩龍務仰金叟兮對

明月競蘭槳兮搴桂枝

層冰利兮削兩厓我人民兮水爲家兩崖削兮恩

波潤豈烏邪兮常滿車

舉族公奠嬸母戴孺人文

當　永　昭　今上之世吾　高王父之雲仍繁衍亢宗其間賢媛不一而遭時之順逆以婦道著者得三孺人焉則南坡伯之嬸沈孺人方林伯之

嬸張孺人溟鶴叔之嬸戴孺人而已沈孺人遭伯父之變可謂逆矣乃諸兄弟以孝友聞終母之世率由坦途無羊腸鳥道之虞所謂逆之中有順者也張孺人遭時不偶自伯父不祿之後以其身挽天心之去者幾三十年而卒不獲子之養是逆之逆者矣夫逆而隨畀之順是天哀逆之窮而償之順也逆而復加之逆意者倘其有違天之心而益重爲罰至於罰不可加而幷奪其年其逆亦甚可憫矣然而爲夫爲子者皆不願兩孺人若也所祝於天欲竊比之而不得者無如戴孺人焉孺人之

配叔父也生而同庚自青髮以至白眉相唱隨者
幾六十年此第天之以順待孺人也乃孺人之於
舅姑則以孝聞矣於叔父也則以敬聞矣於宗族
毋子之間則以和且慈聞矣此咸以人之順凝天
之福令造物不有其權聽孺人之調劑處一家之
事若主中饋焉苦者參之以甘辛者參之以温合
五味以成大羹使人飲其和並受其澤人皆以為
天厚孺人以順而不知孺人之順乃身釀之而歸
功於司命者也合而論之沈孺人之逆而順其常
群陰之剝而力復陽春乎張孺人之逆而又逆其

歲寒之松栢而中流之砥柱乎戴孺人之以人事迎天澤其景星慶雲之麗於天乎芝草醴泉之呈於地乎膺陰陽大順之運而克濟之以中和雖欲福之不駢不可得已不然造化之靳全畀也久矣何獨厚於孺人乎要之三孺人者皆有功於人倫而默參造化者也意孺人九天之靈必以某等爲非謏當臨風而來饗爲無疑矣伏惟尚饗

再祭女奴露桃文 己酉經齋河

與汝別三年矣汝其有所依耶抑已化耶依終不能無化也汝其化乎化於葉乎化於空乎吾不能

知也意汝迷也迷慕業矣期汝業而盡也歸終於空矣汝其空乎余後汝而化者也余將先汝而空者也嗚呼尚饗

九籥集卷之十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姚　　用晦甫校

稗

李福達

世廟時起大獄而李福達竟亡命來吳中掇常州楊氏館七郎家酒間輒喚屏風上美人下地歌舞獨留一人守屏上七郎兄六郎鄉居疑其術抵城覲狀見李胷前有黃綃囊雖盛暑勿脫六郎誘之浴於河亟使人竊去李上岸見囊失笑曰我當令

偷兒自獻怡然整衣冠於座握固須臾有人垂兩
睛於睫外而獻其囊則向戲竊人也六郎驚起謝
李使人自納其睛須臾復故它日六郎別去李謂
七郎君家兄無賴若許我作主人數日怨亦可解
時夜值中秋璧月如鏡李忽拔簪下一羌出三寸
許復就座飲諸人不解所以叩之不應歡飲月中
幾天明散明晨七郎拉李及諸客同抵六郎家相
與談昨夜事六郎曰先數日期諸親知大集昨宵
不意初筵忽大風雨起終席昏迷諸客皆狼狽散
至今陰翳不開七郎與諸客俱大咤我輩昨夜月

最光明也李笑問今夜復須月乎合座競聚李仰天何空拂袖雲忽開霽淸光皎然當昬翳時六郎居傍大池水忽涸池傍人夜聞若數百夫輸水聲郡倉後有潭深不可測中有異物人浴淺沙輒牽下不起往往殞及牛馬風雨人不敢過恐爲所攫食也相傳老蛟爲魅荆太守倩李捕蛟李邀荆同往命太守孌童持符抵水使君請易它人李固云非此兒不可太守氣懾不前而孌童巳握蛟出水上矣蛟跳水面甚巨李呪之小至太守前僅五尺耳李禹步殺蛟付厨中作鮓怪始帖然嗣客金閶

王文恪長郎飲之於舟由胥口經莫釐舟一饌畢
必向水投其器玉杯金斝爲之一空王知其異色
不爲動頃之舟中買魚作羹剖腹悉是酒具至於
洗盞盥手莫不有得夜撿所投百不一失華亭朱
蘆溪尚書延之至家居月餘尚書戲令作主人李
一無所辦第邀尚書至園亭入座須臾窮極豐腆
咸自空來已而尚書歸第家人云今日諸女郎醵
飲群珍方調以次失去尚書笑叩所失一一皆筵
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惡相與大詬李自是倏厲
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閧中愈忿邀尚書勸之去尚

書置酒作別李忻然引滿就道去數日復來山故
諸婢妾益厭苦李時時聲言夙駕諸女郎苦其長
往輒質簪珥餞行惟尚書聽其來去李一日謂尚
書代我辦裝我將至燕臨行邀二紀綱作伴數月
奴送李抵燕而歸諸婢妾方慶息肩明日侍尚書
登山上臺賞花方樂李忽從天而下諸女郎無不
驚駭鳥獸散尚書不得已與之盡歡復客經年而
去返自吳門為從奴所告官繫之獄枷瑣不能加
加便落去獄中人日沽酒殽無不醉飽獄吏甚懼
李啖之有加會在赦前止謫戍滇中故事從軍必

令兩人與俱以防逸去李謂二人若欲至滇取符驗耳第歸家三月後俟我於玄妙觀前毋苦碌碌馬跡間也兩人欲不從又畏李叵測低回別去三月之内時聞李在酒家胡及諸貴人座中耳及期而往則已在門矣李令應門語道官某甲道官知其平生使童子辭以不在李大詈曰而師方坐某閣中東嚮誦玉皇經至某卷某行第某字柰何誑我童子走入述其言道官驚起延之入李令掃除二室亟殺鷄沽酒飲二役所身入淨室扃之甚密雖窻隙亦令塞却二人別竄閣壁聞如數騎騾

徹夜明晨啓扃符在手矣授二人竟去遂抵京口寓故逆旅主人主人心知其異不敢詰也欵接極慬中夜送之就寢李扃戶秉燭而坐主人寄使人從梁間窺但見李冠幞頭衣黃袍南坐握固轉睫間有甲士牽叛奴來立於李座前坎中坎約深四五寸叛奴都無一言惟漸漸短去如火爍膏食頃頭顱俱沒坎中李徐起滅燭就寢主人合門股栗至曉復具朝餐送之渡江而別

陶真人

真人江右人也爲刀筆吏謁選至京時　世廟夢

北斗墮體因數月不寐詔有能集禮斗儀者延入陶少攻方士家言遂錄北斗科文以奏　上大悅晉儀部郎召見與語大說之隨拜祠部尚書居西内勸　上服道冠絶與朝臣見每與大醮必以金書符籙焚竟陰使其徒淪金以故方士附之如雲是時真人既爲天子師至尊側席以待每下壇更衣分宜等皆爲之縮帶播弄人主如嬰兒奔走卿相如僕隷蓋實錄也然亦有奇術嘗山東女子反時官軍往往披靡所在告急　世廟詔真人真人笑曰收之易耳取一盒置物其中封題甚固使馳

付開府某曰須戰酣時啓之及與女子交綏開[illegible]
北開府令人啓盒見有如蛾𧈢者若干飛去俄報
女子兵大敗居無何女子就擒詰其所以敗則曰
軍氣方作忽見甲馬無算從空中下鋭不可當故
抵於敗開府奏其事上益尊信之以爲眞神仙也
其夫人奇醜異常多智善居間公府人有請謁輒
用肩輿舁至公卿家言事公卿畏禍無不曲意承
旨夫人稱其夫君爲家眞人睿司馬竹墟就逮下
錦衣獄有故吏語司馬曰非陶夫人莫解司馬抗
節不許故吏與司馬親故歛得百金持金造夫人

宅告急夫人驚曰司馬被誣耶此我恩人也昔家真人被不白寃蒙司馬鑒其誣出之獄今日乃報恩時也烏用黄金爲政亟持箋作數語付真人真人從容爲至尊云屠司馬才且賢殺之上干天和且仰觀星象其人命未應絶於是　上立詔出之放歸田里夫人語群公卿曰屠先生貧無以爲歸請諸公治其歸裝諸公卿鬬夫人言爭相餽遺司馬却不受夫人使婢歸之司馬夫人約二千金云

世廟晩年道念日堅自信有定力謂真人我亡恐怖矣真人曰未也世廟不信忽霹靂晝瞑遶中一

夜又於電光下持斧而立約三丈餘至尊驚惕無地可竄真人叱異物使去遂倏不見　上益加虔至鼎湖有期真人先數年密語　上當相俟於海中某仙山今欲歸家置妻孥　上留之不得遣祠祭郎羅甲司其起居召羅至御前叮嚀云汝且能勸陶先生強飯一口歸時　朕當爲汝强也真人讓還前後所賜金寶竒器圖書供帳凡數百車舁進一車帝未嘗不臨軒烏咽中外嗟異其數十年服用錙銖無仰給於大内及下潞河美女子戴貂帽而從者幾三百人錙重富於王公則皆夫人居

間豈也歸家未幾飄然亡去命其家以病亡聞且令爲疑塚百餘　天子震悼錫禮同諸侯王未幾帝亦昇僊相傳攀龍髯去矣或云夫巳氏欲傾分宜無會適上出金盒叩國運夫巳與真人善今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分宜由此獲罪當其時又有邵真人元節屢進方藥亦官祠部尚書余嘗見其二方非房中術也寵倖差亞於陶幾至傾張陽平矣世傳車裂以狗盖元節也然則二龍不相見之說豈亦出元節耶陶真人四郎亡至武林僧舍死其家亦不在籍入中未審因何逃也昔聞楚人言

世宗冠道冠着星斗衣盖著於泠謙所撰識書脐輔臣不屑　世宗召至便殿示其圖若然亦不得專罪陶矣

呂翁事一

華亭靈官殿左有賣筆人褚甲萬厯中得瘵疾數年不瘳常就名醫胗視醫云須服人參數觔褚知醫調之竟不服藥惟淹淹待盡時喻南昌邦相爲松太守每見褚妻與婢舁褚起座骨立無人形必止前導勿呵聽其自便一日褚坐間忽有道人過之笑謂褚曰汝病可起能出錢二十文爲我辦一

瘵當愈褚自度無生理謝以好言褚兄與嫂異道人乃代之出適數丐者過道人持錢分施之隨於壺瓢中出藥七粒聚於指甲中大如胡麻曰汲新水服二粒當起起後更二粒將如平人餘供佛前俟人乞褚蔑藥小意欲并吞道士力禁乃止服二粒使兩手翼几上雀然起矣一門盡譁觀者如堵更進二粒行步如無病人於是合家競拜道人笑而出酬之錢不受叩其寓云住姚藩臬家去經靈官廟見一道士癭大於升道人撚癭帚再三應手而墮市人爭看落癭道人托言洗手不知所在褚

數日後至姚氏第訪道人都無此客適閣上偶開褚登閣拜謁則呂翁像也儼然與道人無異始知呂翁暫來人間蓋數數矣佛前藥爲許侍御乞去褚抱筆時過余家向人述此且華亭人親炙更不一也

呂翁事二

呂翁常隱姑蘇賣藥某家三年及抱小兒於元宵遊閶袖鮮荔枝進其父母翁遂飄然於是吳人於福濟觀後建呂僊祠俗呼神僊廟每年四月十三夜簫管相延如值月明貴賤席地至於達旦明晨市

百花者塞巷復竟日而罷令　上丁未春正月時
方修呂公祠忽有方士携一童子俱來貌甚豊偉
童子醜而禿方士入門輙有指黙衆弗聽也遍詣
衆道士若覓故處然抵一房見有裝名人手蹟於
屏者約數百年物詩已脫數字道士意欲補之而
苦無可攷方士忽呈紙枯筆字畫若出一手紙皆
古色絕不見補痕道士異之煎茗相對問館所在
曰虎丘叩及姓名再笑而不應時有宅客語榜首
事咸云計此時天上已定但人間不知耳方士忽
應聲而出曰姓黄衆共驚異使人跡其後至一酒

館與童子俱入移時不出踪者叩之館人云已出門久矣已而狀元果黄士俊云夫虎丘俗地也狀元幻名也何預呂翁事而置之齒舌耶意神仙玩世以此自溷耳或云兩開口呂字也

呂翁事三

吳郡○家遇呂翁傳牡丹十三方又於王省幹氏傳内傷丸吳人祀呂翁於四月十三無分士庶皆有像也翁所至家酒缸及卮中嘈嘈多作桃花乳

呂翁事四

呂翁至山東庶姓家作傭日側輙買兩鐵圈於市

三年無酬之值傭竟一日忽去經年後寄書招主人主人畧其人不省置之篋中忽遭回祿囊槖鈌然惟此書獨存讀之言及火事且云身居某山中可來一訪主人大驚特至閩中山訪之但見丐者數十人藍縷可憎都無曩日傭人面也悵然而歸則邑中適遭大兵其家悉巳罄殺主人始悟招之乃救其刼耳因乜去不知所之其書至今勒石

呂翁事五

世宗朝華亭有丐夜宿古廟中聞神語左右曰明日呂純陽師過須灑掃以待丐者驚喜淩晨起俟

至日中而餓乃語廟前業巾唐甲曰我夜聞如是
今爲餓所廹將事乞食郎君爲我伺之唐代之守
至日昃果有道人衣素坐廟門檻唐奉以精茗遂
把袖稱大僊求度道人笑曰汝痴人耶我非僊也
唐懇益力道人不得已相與出東門瞬間已至春
申浦謂唐曰我從空而行未知稅駕幾何時也今
且飛渡汝能無墮水乎唐始恐懼然叩求不已翁
曰我無長物顧魚鼓中有墨徑寸今年將旱汝摩
墨作字投田中水應不涸唐舒手受墨已失翁所
在悵然而歸未幾果大旱如翁言輙驗求字者盈

門已而墨盡以他墨作字竟無驗矣

呂翁事六

余甥王孟張爲余言其先大父有婢茴香病目始猶矒人反肯繼而幷合一日有道士至門自言能療瞽目咸詆其妄道人言療後取謝遂以藥一丸授回香令捩目眶眶漸開旬日頓豁主人珍之裹以色箋封題十數盒而藏之笥經月餘啓視則封題如故而藥已失矣茴香配夫晋寧從嫁濮陽曹藩臬家生子名宦德茴香年八十餘至萬曆戊子猶存相傳疑呂翁也

呂翁事七

呂翁曾賣桃於黃鶴樓下數月見貿桃者皆唉兒女因嘆曰世終靳一桃奉父毋乎遂擲桃而去至今石上有擲桃痕色如灑桃汁

呂翁事八

萬曆時震澤西山有勞村屋人陳維德嘗遊山中西湖寺紫雲臺遇道人晤言良久經數年抵無錫適主人扶箕降僊自稱呂翁題句云數年不見陳維德今日相逢兩鬢霜陳驚悚叩言生平無緣祗迓復書云不記紫雲臺下會也曾携手話滄浪

呂翁事九

壬子於金陵謁客聚寶門尹氏瞻所供純陽師像向東而行戴小綸巾僅護髮容貌三十許眉目秀特不似從人間筆底來鬚及黃庭絲絲皆有生氣而與手光如赤玉兩手交加右居左上虬結結安祥兩麻履懸右肘其足赤亦不落題尹氏云出自郭府昔武定自開國吾暮日憶純陽遺像而苦無當意一日至庄間逢道士以酒瓶作枕臥路旁前驅呵之起武定異其手神道士以純陽像數幅遺武定武定方轉視問道人已不知所在其子孫稍傳

至今應爵將襲侯燕中與尹氏有舊遂寄一軸供養余生平見像最多雖李西泰所携天主相亦無能及其遠神

朱丐兒

海上高橋有朱丐兒嘗爲人奴已而辭主人因丐於村生平未嘗出村有村中人商於宅縣山行遇二虎忽見丐兒從山頭下挾虎而上其行如飛鄉人驚曰是吾鄉朱丐兒也呼之不應歸語市人市人驚曰丐兒是日都無遠行第見挾兩貍歸雞中耳雞中者朱嘗編雞露處雨雪不侵以蒲囊裹体

摘蒲施疾人煮湯輒愈市人餽之衣食輒分給饑寒如拒而不受家必有大殃太原王相國嘗微服叩道朱不應至再裂𨁂曰公狙滑也時子辰玉在側亦以滑目之後不耐朱紫寒暄一夕失所在

後猊舞已下俱鐘鼓司伎

獅子頻伸凡四十八人百骸五官無不流轉應節舞跳高十丈餘

擲索

大索過於手凡數十丈擲之空中直如矢群兒爭走上跳躍良久與繩俱下

壘七卓

身一轉便纍一卓於堂中不失尺寸凡六轉卓壘如浮屠第七卓設五斝五核及醞醽若干器於上又一轉而第七卓已居最上矣須臾忽翼之而下斝核整設如初

齒跳板

艅艎上跳板長二丈餘濶二尺厚五六寸一人用齒支之使小兒立其上歌舞一闋

雜伎

美人纖足似新月弄路鼓大於五石瓠飛旋若弄

九至於吞刀出腹嚼火一罏皆厭勝也

御戲

院本皆作傀儡舞雜劇即金元人北九宮每將進花及時物則教坊作曲四摺送史官校定當　御前致詞呈伎數日後復有別呈舊本更不復進南九宮亦演之內庭至戰爭處兩隊相角旗杖數千別有女伎亦幾千人特設內侍領其職凡傳朱粉人雖司禮亦時加厚犒恐於　至尊前有所諷刺也然此輩多行無禮　上時懲之杖下閧亦間及朝事宮中秘密侍臣休沐不敢窗溫樹也

鑒定

世廟時武定侯進雍熙樂府首篇云國泰民安太平了　世廟色動曰太平豈有了時耶　改爲好曾聞之教坊老人此曲乃優人某甲得罪　仁宗使歌一曲免死遂按調遣詞歌終不改一字　上悅因留其曲於宮中

秘戲

猶漢安世房中歌也漢成帝有裸形館至元順帝復習之西番哈麻國師其番像皆有勢燕人呼爲聖囊南內及西山諸寺皆有其像余嘗覩其所奏

樂器絶與中國殊京師崇國寺及能仁寺猶演哈麻教一日登佛閣見内有奇龕貯絳紗籠中龕内像鑄交接形而供之南嚮相傳云世尊欲化此方遂變番相以移其俗

俠客

有選人得黔中别駕携家泛江干身死其妻向暮哭於舟一壯夫跳至船中問故具以實對是人謂士人妻愼勿啼我當代而夫作官即指天畫地誓無它故士人妻無可柰何聽之而已是人爲買棺盛殮草問易船至江右再易抵楚中乃由陸至黔

宦踰三年上下咸指爲神明一日呵擁經市中忽有浙人呼之爲王十三不覺囘首歸於廳事忽臥口稱風眩入語仕人妻曰事敗矣不去禍將及急令内外稱官病篤檢槖中裝幾二千金悉付士人妻夜半罄身亡去臨行囑曰明日發喪即取棺至衙内置石其中不俟期月便當速行士人妻不勝烏咽一稟遺言至江干啓棺而歸仕人戚屬叩從行人是人與士人妻三年未嘗一面二女依然處子噫其人亦大可重矣後復官縣佐歸以任俠聞於鄉

蟠飛宴

項雙溪爲廣中藩伯時冬月生辰宴諸寮十六人
閽者傳有術士携童子至門稱獻蟠桃主人大喜
延入見飛子一枝止十六枚鮮艷異於人間惟恨
少一主客不得分有術士云頃使小兒偷桃下天
門忽被天狗所逐遂不得如數諸官力强術士不
得已吹氣於井口須臾出雲童子乘之而上食頃
聞雲中犬吠聲少頃見雲冉冉下童子携桃五枚
脛下血淋淋云爲天狗所吠賓主大悅各贈所有
踰百金術士喜呼盧舘於青樓數日金罄復以小

兒飾爲美女子若遠行狀雨中經村寺前知其住
持畜資甚殷乃訴道人無歸乞留宿廊廡住持出
見女子驚喜若狂亟延之入使道人通辭術士許
諾遂與女子分房而寢至五更故叩女子門呼起
則不勝輕薄血流滿牀死矣住持出二百金賂之
瘞其屍於園中僧朝夕思慕其徒心疑彌月後發
之乃紙人也恚忿訟之項項疑術士佯杖訟僧密
使人捕術士術士欵伏驗前死於佛前直泥所爲
也叩咲之者亦云都無桃滋味雙溪杖而遣之

鬼張指揮

張三指揮蘇州衛運官輸漕畢歸道經黃河淮月明聞岸上哭最悽披衣起卯乃十五六美女子也自訴云父毋疫亡瘞畢無依親里偪其强婚無賴因乘夜逃出投水張乃自敘顛末且稱喪偶若肯相從當遂不娶女思惟良久黙然從張俱下明晨蚤發女機警絕倫與張産二子爲夫婦十餘年未嘗有過愆但不容人見櫛沐張一日從窓隙窺見女提頭下於盆中洗髮張大驚排闥而入則已卧地惟見一具白骨而已張大慟收瘞之如禮其長子後襲揮使吳人至今稱鬼張指揮

分宜

最憐才七子皆其所風起者也世宗每見分宜出必起立送之嘗抆淚謂侍臣云肖酷似　先帝盖指興獻也後削籍家居數問起居故卒免於難其養子世蕃警慧兼人遭太夫人喪陰着白衣佐分宜給事西内夫巳氏嫉中侍奏之　上前時方修法事西内爲祈年宮惡世蕃衰服不吉遂央意罷分宜藩家居頗不戢西臺御史林按部内世藩挾聲伎於江中鼓吹傍若無人御史忿甚遂奏藩反上未之信有當路賂新承寵宮人郭昭容家使其

宮人於　上前慟哭乞城中官舍上驚問故對曰中外皆傳嚴氏結俺答復圍京師小女兒家住村中恐爲亂兵所掠耳　上意始决然猶豫俟相臣裁初世藩有意行賂覔寓與相臣邸隣是夕投金寶院中墻高七尺盡滿相臣心動召兩謀臣决之一人先至曰須俟其君共議及是人至曰殺之賂焉往且明公獨不聞當斷不斷乎相臣大悟明辰藩首已懸東市矣籍分宜家不貲世猶有傳其籍者分宜遂寄居蕭寺惟餘一棺復爲他縉紳所借經年後縉紳家措數百金酬其值分宜復書云使

崇骨有所約束時共悲之

薛文清公（諱瑄）

逆豎瑾必欲殺之業不可解瑾竈下養老人執爨哭竟夜瑾聞其聲使人至竈叩其故老人云薛公聖人之流也主人殺聖人天豈相祐吾懼大禍不旋踵耳瑾心動遂釋文清生時身如琉璃五臟皆映於外至七日而隱

海忠肅公（諱瑞）云諡忠介

忠肅公之批鱗也 世廟震怒繞殿行竟夕拔百上內刺都盡召華亭定議斬之華亭請其疏下暹

數日不擬　上督促至再華亭俯伏泣曰臣豈敢
成陛下殺諫臣之名　上怒始解忠肅深德華亭
後開府江南爲華亭處分田宅實君子愛人以德
也第奉行者稍過遂致華亭不堪四郡士大夫咸
爲華亭解紛謂忠肅曰聖人不爲已甚忠肅拂然
曰諸公爲知海瑞非聖人耶縉紳悉股栗而退公
初爲尹御史按下邑視驛傳弗辨者輒坐以不職
至公縣界公惟具不借百雙而身請負船辭曰敝
邑偏小故也使者不宿而去後別官它省有御史
怒某縣令縣令窘使孌兒侍御史御史遡之甚遂

竊其符踰牆走明晨起視篆篋已空心疑縣尹
而不敢發遂稱疾不治事忠肅往候御史御史素
聞忠肅有吏才密告之以故忠肅令御史夜半於
厨中發火火光燭天群屬悉來救援御史持篆篋
授縣尹令多官各有所護及火滅縣尹上篆篋則
符宛在中矣余叔父季膺君官江右驛傳時當
忠肅拜御史大夫道出江右與諸藩公讌畢復具
公贐中有銀盃十二兩忠肅獨拜登群公皆咤其
異於平日三月後附一書於江右公役且還前負
盃以千金乃知公於江右時宦囊無一錢耳及卒

諸公檢其遺裝惟俸錢數十緡身尚卧藁中也

徐文貞

當庚戌之虜薄京師也分宜隱不以聞華亭時未

入閣與近臣俱召見便殿　上叩虜所在分宜猶

支吾華亭獨慷慨前奏曰寇將薄城下矣　上大

驚引問方畧華亭調列數事皆當　上意遂不次

擢拜因與分宜參商矣今上誕生　世宗不欲布

告中外文貞議曰雖非豫王之嫡子實　陛下之

冡孫　世廟頓悟皇儲由是克定生平講學實有

所得其爲閩之延平節推也與科臣俱謫科臣先

謁御史請以客禮見御史殊不快俄而通延平四府見御史方慮其桼分而文貞已踞舷前通姓氏矣及遷浙中督學諸生秇結中有顏若孔之卓文貞尤其語怪置之劣等此生自訴云出自法言文貞謝之日多緣少年竊祿未遑披覽耳即拔之首列及家居佞佛以韋布終擬諡者病其田連阡陌特蒼頭所爲耳烏足爲相臣病哉